

青鸾未必向镜舞

题记：写，或不写，其实早有打算。八月三日晚九时许，在微信朋友圈中，我发了一条状态——

“#流年# 川西之旅，人和景美。蜀道虽难，一路欢颜。感恩——多闻学府的润泽；感佩——川大多友的情义；感念——同行者的缘分。惟有做一个更好的自己，方不负火热的相聚，方不负空灵的山水。”

至此，于我而言，此事已了。

因而，在八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半，有这样的对话——

友：你还准备写四川的游记文章吗？

我：暂时不会。有些记忆是私人的；至于集体记忆，会有活跃的人写。

友：真棒！果然是白羊……

我：和白羊有什么关联？大师解释一下。

友：利落！



（上述对话中的“友”，就在合影的后三排。他/她是谁呢？）

其实，我不像白羊座，至少外表如此。平时，在熙攘人群中，我惯于安静，听比说多，想比听多。因而，常常有星相专家看走眼。昨晚，在同窗兼多友燕舞

同学召集的餐叙上，被连猜了四次，亦未说中。

不料，十余日后，风云突变，“花式学霸”黄顺铭，居然来了这一招。当时，我想，应该可以安静地飘过。因为，一路相伴的雷霞，没有给我下战书。记得当时，她还特意说了一句——“@麟，我很善良吧？”



(纪念与女诗人同居的日子)

后来，她很庆幸这个决定。因为九月二日中午又相聚时，我说如果被她点名，就会写一篇《与女诗人同居的日子》。人皆有八卦之心，阅读率肯定不低。听了这番话，她幽幽地说——“逃不过的，肯定会有其他人点”。我曰未必，因为按照之前点名规则——既非“男神”，又非“女神”，无需担心；至于“杀熟”，跟我熟的，就你一个写了。她还不甘心——“这可不好说！”我当时随口说了句“唐小兵不点我就没事了”。

谁知，一个小时之后……我就看到了如下的消息——“除非经由记忆和冰桶挑战之路，多友之情不能达到纵深。经过顺铭兄煽风点火，一向低调如良民的本人谨向燕舞兄常言及的本科同窗才女吴麟，以及川西行依依惜别的白红义兄发出战书，请幕后红手花花才子黄顺铭转达。”哎呀，天意从来高难测！

这位“幕后红手”不负所托，果然第一时间转达。我开始装着没看见；但“视而不见”之神功，非朝夕修炼可得。而且，雷霞同学还积极地、“善良”地提醒——“你被点名了！”亲，这样真好么？



（唐小兵兄沉醉于锅庄舞，以此靚照报“点名”之恩）

好吧，我从了——这份体验，混杂着忧伤和愉悦。

一、故地

有多友说，川西不可错过。的确，怎能不来？“多闻雅集”这一无形学府的感召；“少不入川，老不出蜀”中的诱惑……还有一重私人念想，这是留过青春印记的地方，尽管只是匆匆过客。

所以，7月25日，临行前夜，我翻出了十年前的留影，还在朋友圈中写道——“流年暗换，一别十载。锦官城，明日见！”故地重游，回忆过往，很多事情又单纯了。浮云蔽白日，看来真得守住初心。

二、风景

这一路行来，蜀江碧、蜀山青，好风光无数。景中之人，亦是风景。其中，李师和师母，就非常夺目。

情方少艾时，你依我依际，都充盈着“彼此当年少，莫负好时光”之念。但是，很多人，渐渐地，就黯淡了，“我薄君粗疏”。然而，旁观者的眼中，纵是儿孙绕膝，她注视他的目光，还满溢柔情——“积石如玉，列松如翠，郎艳独绝，世无其二”；他待她亦是如此。

这是让人羡慕的福报。



(草萋萋少年人老)



(经霜不堕地，岁寒无异心。)

三、砥砺

与原著唐传奇相较，运用“青鸾舞镜”这一典故，是电影《刺客聂隐娘》的神来之笔。因为，孤独往往是人的宿命。

学海无涯，面上的热闹之外，其实独自行路多；能得砥砺之人，何其有幸。教学与科研，经验与困惑，诸君的直抒胸臆，真是受益无穷。

更感念的是，还有诤友。去年，与小兵兄聊天，他直言道“除了那本旧作，你在新闻史研究上还做了什么？”这句话，当时听得人心惊肉跳。今年，晓梅姐邀请去榆林参加“张季鸾学术研讨会”。当时，一面感其盛情，一面非常惭愧，因为无像样的新作。离开前夜，见到朱至刚兄。上次晤面，还是在两年前暑期的会上，谈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。当时讨论的研究计划，至今未完稿。因而，乐山甜皮鸭的美味，也没有抚平我的伤悲。

近几年来，一直安慰自己，“史学不是年轻人的事业”，可以采取“曲线救国”策略。然而，真实的境况是，“救着救着，国就没了”。看来，到了重新再出发的时候。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”。人生如朝露，浮世弹指间，若以学术为志业，怎能不听从心灵的召唤？



(我们团结在滕朋二师兄的周围)

四、善意

今年有位女子，有多友誉其为“多闻雪莲”，因为“有才华有美丽还能攀上欧洲第一峰”；声言“如果我手中只有一朵玫瑰花”，就“一定献给”她。这里，我想分享一份私家记忆，其中的她更有光辉。

那是去年九月下旬的一天，我遇到了一件极不如意事，着实气苦。傍晚，六点钟，发了一条微信——

#自勉#“雪隐鹭鸶飞始见，柳藏鹦鹉语方知”，人情世态中所隐藏的深险湍流，真是令人恐惧。但是，我永远相信正道直行的力量。纵遭变故，初心不改。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

晚上，辗转难眠，十一点半又发了条微信——

#语丝#“与恶龙缠斗过久，自身亦成为恶龙；凝视深渊过久，深渊将回以凝视。”

很快，居然看到她的消息——“你还好么？”虽一向颇内敛，此时，也忍不住了。半个多小时，她一直在宽慰：“帮不上什么，就送你这幅对话”

寒山问：“世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厌我、骗我，如何处治乎？”

拾得云：“只是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、不要理他。且待几

年，你且看他。”

直到过了零点，她还说道：“你要想说话聊天，我就在微信这一端……微笑一个去睡觉，要吐槽时我都在。”



（结交在相知，何必骨肉亲。）

我深深地感念这份善意。

五、寻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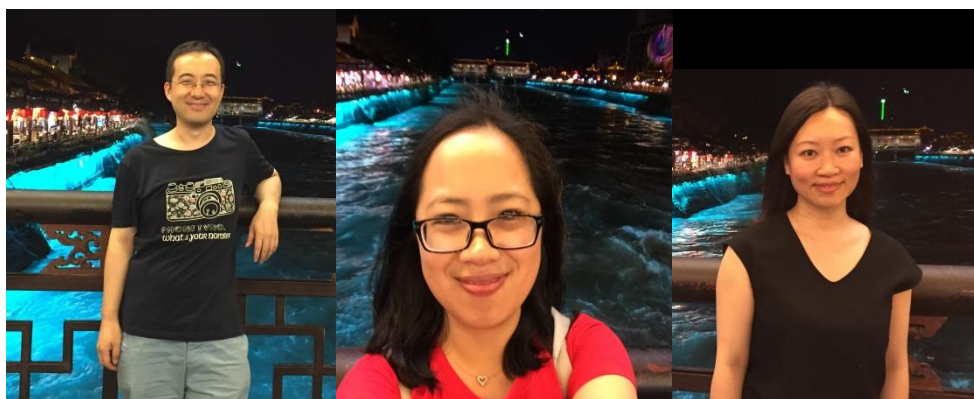
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为乐当及时，何能待来兹。

所以，七月二十六日傍晚，刚安顿好，雷霞、金梅和我，就开始了寻欢之旅——吃冒菜、做按摩、逛宽窄巷子，最后还去做足疗，多方面品味了成都，果然是一个生活的、清爽的城市，适合“吃饭喝酒耍朋友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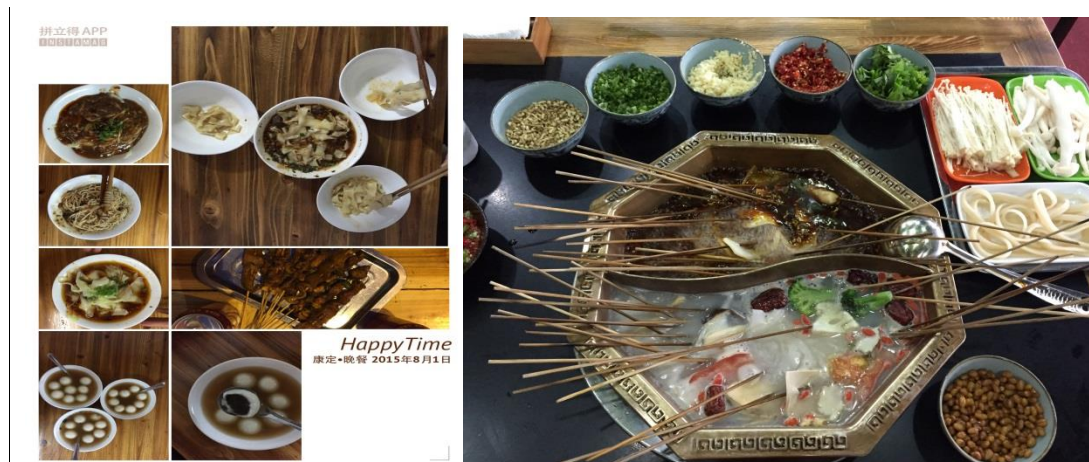
（栀子花相伴入眠，晓东师傅家的猫，都是如此地安逸）

所以，七月二十八日晚上，深觉只是午后烈日之下游都江堰，太不圆满。业已十点钟了，王斌、雷霞和我，还是毅然决然一道去夜游都江堰南桥。涛声灯影，闲话世事，足慰平生。途中，遇梁君剑，推荐当地特产——清脆李子。那般酸甜爽口，成了次日我们在长途旅行中的恩物。



(今日相乐，皆当喜欢。)

所以，在康定时，我们一路寻觅，美景与美食均不可辜负。串串香、宽汤面、菌汤面、麻哥面、龙抄手、各色烧烤、醪糟汤圆……扫街式的做派，一夜吃了四遭；幸亏老板们很醇厚，允许我们三个人点一份。



(人生得意须尽欢)

顺笔而至，不觉数页，回头一看，我问自己：这么拉拉杂杂，到底想说什么？

其实，就一点简单心思。我向来觉得，人行天地间，孤独是宿命。纵使高朋满座、欢声笑语之际，我也往往悲从中来：千里搭长棚，没个不散的宴席。

这两年，与多友们在一起，友直、友谅、友多闻，有信、有爱、有因缘，我稍稍乐观了些，青鸾未必向镜舞。

吴麟 2015年9月3日于承泽园